



时间漏洞

SHI JIAN LOU DONG

向春◎著

有那么一些人，生活在日子的夹缝里，出不去，进不来。他们一直在寻找与自己可能发生亲密关系的那个人，他们因厮磨而厌倦，因习惯而依赖。



时间漏洞

SHI JIAN LOU DONG

向春◎著

有那么一些人，生活在日子的夹缝里，出不去，进不来。他们一直在寻找与自己可能发生亲密关系的那个人，他们因厮磨而厌倦，因习惯而依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时间漏洞 / 向春著. -- 兰州 :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4. 1
(鲁迅文学院精品文丛 : 恰同学芳华)
ISBN 978-7-5468-0658-7

I. ①时… II. ①向…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08431号

时间漏洞

向春著

出版人: 吉西平

责任编辑: 尚再宗

封面设计: 三合公社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社地址: (730030)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 568 号

本社网址: www.dhlapub.com

投稿邮箱 tougao@dhlapub.com 编务信箱 gy@dhlapub.com

0931-8773084(编辑部) 0931-8773235(发行部)

三河市恒彩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13 字数 220 千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000

ISBN 978-7-5468-0658-7

定价: 2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 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鲁院何以成为“作家的摇篮，文学的殿堂”？

（代序）

白 描

鲁院的工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忙碌着。作为鲁院一名工作人员，我曾经在自己的博客里写道：学员们“来了，去了；去了，来了，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一拨又一拨。时光像沙漏一样，我的年华在他们身上流淌而去。我思索过如此存在的意义，有时也发出质疑。但最终明白，我属于他们。他们充实了我的生活，丰富了我的生命体验，拓展了我的价值疆域。我把心交给他们，愿意把灵魂敞露在他们面前。他们的呼吸牵动着我的心率，他们对你寄予期望，你同时也把期望寄予他们。他们会让你感到惊喜、骄傲，当然你也不能让他们失望。这样想后，即刻释然，不再为个人计划中的某些事情在他们身上延宕或者放弃懊丧。而一切付出也是有回报的，我的人生行囊里，装进了他们的礼物，是从别处不可能得到的礼物，那就是师生的感情。每当他们即将离去，每当与离去的他们重逢的时候，来自于他们的那份滚烫的对母校和老师的感念之情，让这个世界都变得温暖了。”“我知道我不属于他们。他们属于蓝天，属于大海，他们将驰骋于无边的草原和广袤的山川大地，他们属于未来。我呢，仍将像枚陀螺一样，在一个固定的点上兜圈子。还有生命的规律，大路在他们面前一直延伸，看不到尽头，因为他们年轻；而我，已经看清了前面的景观，因为我不再年轻。我只能陪伴他们同行一段，而后，路就由他们自己走了。但是，我仍要为他们祝福，我的祝福直达永远。”

这里写的是我的真实感情，也是我对自己的交代。

我们是以个体的身份定位于自己的工作岗位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但在学员眼里，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大名、官名，那就是“鲁院”，我们出现在学员面前，代表的是鲁院的形象，同时，我们还是一条纽带，一座桥梁，联系着学员与党和政府。鲁院工作无小事，高研班工作无小事，任何一个培训班的工作都无小事，从教学，到管理，到服务，从院长、老师，到做饭的大师傅、打扫房间的服务员，是一个整体结构上的链条，这个链条正常出色运转，学员不光会给我们打高分，还会感恩党和政府，相反，哪个环节出问题，不光会影响到学员对鲁院的想法，进而会影响到对党和政府的看法。我们举办的“80后”作家班、网络作家班、少数民族作家班，都印证了这一点。

每一届高研班，每一个培训班，我们都精心设计安排课程，认真组织实施教学计划，我们已经建立起一套自己的教学体系，但我常常在问这样一个问题，鲁院教学灵魂性的东西是什么？学员们的期待与我们的给予能否统一？我们将把他们送上一条什么样的路子？客观讲，学员们更多想的是得到知识和信息，学习方法和技巧，在这些方面，我们基本上满足了学员的要求，但这不是我们教学的全部，更不是我们教学的灵魂，灵魂性的工作是丰富和提高学员的综合素质，夯实作为一个作家的基本建设，这就是人格建设，是为何写、为谁写、写什么、怎样写的核心价值理念。这个工作必须渗透到教学的各个环节以及管理与服务的各个环节中，当然，不是生硬地灌输，而要以一种“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方式来进行。比如我们安排的国情与时政课程，请有关领导和各方面专家来校讲授，不是高台教化，而是客观介绍情况，交流认识和看法，学员们很容易接受，他们过去习惯站在本地区、本民族立场，站在个人立场看待问题，现在却能站在全局，站在党和政府的立场来理解我们的国情、我们国家的大政方针。我们的大文化课和文学课，通过对文化视野的拓展，对文学艺术普遍性规律和主流经典作品意义的分析介绍，让学员们自然建立价值评判标准，自觉走向主流文化、主流文学。要引导学员走正经路，做正派人，写正道作品；面对文学事业，要有大视野、大胸怀、大境界、最好还有大手笔；起码要建立起四个基本意识：大众意识、祖国意识、使命意识、经典意识。——这是我们应该给予学员的

最主要的东西。如果只传递给学员知识和信息,只教会他们技巧和方法,那只能培养出写手,而培养不出伟大的作家。

鲁院历史上出现三个辉煌时期: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20世纪80年代、21世纪高研班,也就是现在。2007年底,中央电视台“艺术人生”栏目拍摄“鲁七”片子时,很多人认为鲁院的辉煌已经到了顶点,觉得高研班往下非常难办了,可是一直到今天,这种非常好的势头还在延续着。我认为我们还可以再创辉煌。“传承、创造、担当、超越”,鲁院的校训,应该是激励我们每位学员不断前行的动力,也应该成为不断激励鲁院每位工作人员不断前行的动力。

欣闻以鲁二期为重点出版鲁院“恰同学芳华”丛书,这是件好事,这套丛书除集结了鲁二期学员的作品外,也涵盖了一些其他班级学员,可一窥概貌。这个班的学员们大多都是从事编辑工作的,学员们也都比较成熟,许多学员今天已走上了各省市文联作协系统的领导岗位,创作上的成就也颇丰。在他们班进院十周年、鲁院二十期之际,出版这套丛书是件很有意义的事,在此我表示衷心的祝贺,并将曾总结鲁院工作的文章,摘要修改,代为序。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原常务副院长)

C 目录 Contents

2007 年的快乐情事	001
河套轶事	019
床	073
四季平安	090
时间漏洞	116
两 盆	138
蓝绸子	157
编 后	195

2007 年的快乐情事

女人是一个三流画家。自从生下一个患软骨病的孩子之后，她就不再沾染颜料。她给家装公司做设计，给时尚杂志写一字一元的稿子，日子也就不紧不慢地过着。可是这个女人认识了一个男人之后，生活变成了除法，时间和快乐变得容易消失。

他们是在离他们家比较近、档次比较低的一家茶屋里认识的。女人在笔记本电脑上写字，男人就坐在斜对面喝茶。女人头发多得乌云一般，汹涌地扑在两颊上，这样她的年龄就模糊。她的脸上有着所有这个职业的人特有的落漠和清淡，她没有化妆，像一幅尘封经年的肖像画，五官清淡到聊胜于无。男人总是在琢磨，这个女人到底多大年龄啊。女人的年龄对于一个男人很重要，她是什么身份倒无所谓。接着他又琢磨，这个女人的身上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的东西，比如远远的闻到一种味道，就是不知道它是怎样的物质发出来的，这多少有点吊起了他的胃口，但没有到沉迷的地步，因为此女人并不很年轻也说不上多漂亮。

有一次此女人接了一个电话后提起电脑就走，座位上丢下一只手套，在门口又掉了脖子上的围巾。男人突然感觉到这是个没心没肺的女人，她与众不同的那种味道就是没心没肺。和社会上那些越来越精明越来越周到的女人们相比，这个女人真可贵。男人是注重皮毛和表象的一种动物，上万年来如此，如何进化都改不了这个生理毛病。这个男人也一样。其实男人很简单，和皮毛艳丽的对应物交配，别的事与己无关，一旦有什么事让男人负起责任来，男人就失去了男人原始的快乐。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女人，男人很可能还在爬行。这是男人在一本书上看到的，母

猴子总把自己吊在小树上，公猴子为了够着她们只好站立起来。据杜蕾斯性学调查公布，有百分之三十的日本女人与对方离婚的原因是男人与她们行房事时只用卧式不用立式。而百分之三十的日本男人与对方离婚的原因是女人与他们行房事时总是要求用立式拒绝卧式。男人很同情日本男人，男人们一整天直立着工作晚上还不让倒下简直是岂有此理。当然他也很同情日本女人，日本女人一白天都跪在那里做寿司，晚上还不让伸一下腰简直是岂有此理。想到这里，男人看了一眼对面放着一只手套的空座位，他会心地笑了。嘿嘿嘿。

下一次，男人端起他的茶杯坐在了女人的对面。他没有投石问路。作为一个中年男人没有长驱直入的勇气就愧对自己前半生的人生积累。走近了他发现这个女人其实很好看，脸部很清新。问题的关键是，女人全身上下没有见到陌生男人后本能地露出来的矜持和防范。她抬起头来，把眼光像初升的太阳那样徐徐地放在男人的脸上。男人的脸暖烘烘的。这个女人真让人舒服。他全身放松地拧了拧椅子上的屁股，便看到女人笑起来。她自然地提起嘴角，绽放了眼角的笑纹，睫毛受惊一样抖动开来。她的眼波像一潭活水，会流溢。男人看到这是一个近四十岁的女人，有着平静的心态和安静的生活。受了她的感染，男人也笑起来，他只能笑起来，面对这样的女人。他没有很剧烈的心跳，也没有遭遇激情的那种喜悦。可是他的心情很舒展，像新长出了一片叶子。他很自然地张开双臂伸了个懒腰，这是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中性的恰到好处的撒娇。

2007年的春天就这样开始了。

他们依然若无其事地出入这家不起眼的茶屋，笑、喝茶，尽量不弄出声来。分别时男人目送女人走远，女人在本应该回过头来看一眼的地方从来没有回过头来，她只是驻足停顿一下，掖一下脖子上的丝巾继续走。聪明的女人都会戴围巾，春夏秋冬变幻不同的围巾能让身体无端地飘动起来，而一个会飘动的身体比一个会说话的身体更加迷人啊。女人很心细，她开始为即将开始的生活做必要的准备。她大量喝牛奶，吃水果，喝汤，晚饭吃一大盘清炒黄豆芽。她细致地咀嚼这些黄澄澄水淋淋一半是粮食一半是蔬菜的东西，皮肤细腻了，下巴尖翘了，眼睛明亮了，腰肢纤细了。她把自己泡在澡盆里，去掉女人身上一切没有用处的坚硬的物质，比如角质、脚茧，多余的趾甲和指甲。她练瑜伽，用意念让自

已全身心地歌声一般地柔软飘忽起来。在女人的身上，除了个性，不需要任何坚硬的物质。她洗干净脸，只打了一层淡淡的粉底，在嘴唇上和眼睛上扑了一点亮晶晶的东西。她跳进一套白色的高档休闲装里，脖子上搭上霞红色的丝质长巾，电话就响了。

这是一个周末，他们约好去市郊的一个度假村。出门前女人抱起床上那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搂在怀里亲。这个孩子如果是健康的应该是上中学了，他会踢足球也会打架。可是孩子站不起来也长不大，这就平添了女人对他的爱。是一个母亲就知道，对怀里婴儿的爱和对长成大小伙子的爱是不同的。女人对孩子的爱永远停留在婴儿时代，常常亲得咬牙切齿，因此她对自己发誓，永远不要放弃这个孩子，永远给他最完整的家，让她的爱得以延续。

空气逐渐清亮起来。这是一个生态山庄，郁郁葱葱的林子里有看上去矮小的房子。男人领了钥匙勾了女人的手往林子深处走。他们都不好意思看对方，走得很急，赶路似的，气喘咻咻的。男人开了门，先让女人进去，他回头看了看周边的环境，身子闪进来。一只手关门，一只手把女人拉近，附在她耳边说，不要紧张，有我呢。女人慢慢地靠近他，偎在她的一只胳膊上说，要是没有你我还有什么可紧张的呢。于是他们拥在一起，像第一次见面那样，轻轻地笑。这是他们第一次这么近地看对方，女人看到男人脸上的毛孔有些粗，他的气味很好，显然吃了口香糖。可是男人却突然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你从来不用香水吗。

这时他们已经相拥着坐在了一只宽大的沙发上，女人坐在男人的腿上。女人说，今天没有用，你们男人不知道，香水这东西是很黏人的，魂儿一样地跟着。

听了这话男人捏了捏女人的鼻子说，真懂事。

女人今天没有用香水的初衷是不想给男人找麻烦，男人是最怕麻烦的。男人一旦感觉到哪个女人很麻烦，那他躲起她来比七级风还快。但是听了男人的夸奖她心里还是隐隐地不舒服。

夸奖完女人懂事的男人便动起手来，他想脱掉她的衣服。女人站起来把他推进浴室，她从包里取出一瓶海飞丝洗发水从门缝里给男人塞进去。这个男人第一次目送她回家时她就闻出来他用的是海飞丝。没一会儿男人伸出头来又对她说，你真聪明。

等女人从浴室里出来时就万事俱备了。女人穿了一件宽大的日本式睡袍，里边的身体一下子小了很多。她顺手放暗了灯。可是男人依然坐在沙发上，把她拉在腿上。他吸完了一支烟，又开始吸女人的舌头，两只舌头纵横捭阖钩心斗角。这是为下一件事情预热，所以做得很仔细。之后男人先偃旗息鼓，腾出嘴来好像有什么话要说了。像床上夫妻床下君子那样，男人说，有一些话我想我们应该先说明白。

女人伸出手捂住男人的嘴说，让我先说好吗？男人点头。

我们不要过问彼此的婚姻和家庭，这些与我们俩没关系。我们只管我们两个人好，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目的只有一个。

男人张开嘴，他说我们在一起的目的——

女人又伸出抹了澳大利亚绵羊油的手捂住了他的嘴。她说，我们在在一起的目的是什么，现在我说一二三，我们一起说：

快——乐。

在这个重大的问题上达成共识以后，他们精神饱满地上了床。男人虽然是个儒雅的人，可他还是以攻城略地的方式席卷过来。男人汹涌一点能说明很多问题，一，很阳刚，很血性，很精壮，至少不老态。二，对相对应的女人很感兴趣，很有激情，义无反顾地想为这个女人献身，倾家荡产，为人可谓厚道。男人有此等气魄，就要有一个柔软的女人配合，不然非得发出类似金属的铿锵之声。可是已经把自己全身心软化了的女人却叫了停。她幽幽地说，让我看看你行吗。

男人明白她想看什么。他也明白她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看他的身体。

女人像一个外科大夫一样认真看完了，放下了心。她说，长的真漂亮。好像她看他身体的目的是为了欣赏。

可是男人泄了一半的气。这不怨男人，因为男人的身体很物理。有些东西是用的不是看的，中看的未必中用。还有，这个女人的经验让他丧气。

而女人很会调节气氛，她伸出舌头舔着男人的鼻子说，你给我起个小名儿吧，专给你叫的。男人的手伸进女人的睡袍里，刚才的不快立刻消失，男人在这个时候很容易被引到正道上。他想了想说，那就叫你暖。女人格格格地笑起来说，那我叫你铁。

女人好像没有马上想得到这个男人的意思，她可能是不想把自己搞得像三辈子没见过男人似的。她在他的身上磨来蹭去，对他耳语说，我们这么好，彼此要呵护啊。

我们这么好，这话让男人有些感动。我们还没做好事呢，女人就感觉到那么好，可见这是一个重感情的女人。男人端起她的脸说，暖，告诉我，想让我怎么呵护你。

女人暖的手指插进男人铁依然浓密的头发里说，比如现在，你应该问我喜欢什么样的方式，因为这是两个人的事情。

男人拍拍自己的脑袋说，哎呀。他想，这个女人一点亏都不吃，第一次她也不能苟且，她要争取主权，因为她有领土。这也难怪，她是一个知识女性，做任何事情都要有站得住的经得起推敲的理由。他们在一起的理由是快乐，哪一方快乐的感觉不饱满都违背了初衷。而且她说话时一脸坦荡，她为什么不坦荡呢，她的要求是如此的合理。

男人深情地撩起女人的头发露出光洁的额头。他很绅士地亲了一下说，我应该先征求你的意见，可是我有点急。

这话说得，真给人面子。

女人立刻脸色潮红。她说，我喜欢像老鼠窝在一个洞穴里，昏天黑地的，揉搓。我们是瞎子是哑巴，不要用眼睛寻找不要用嘴叫喊，把一切的快乐和快乐后的绝望都挤进身体里。我们制造了属于我们的东西、不能散发在空气里。我喜欢一个保守的固定的姿势，我不希望男人把我当成一把折叠椅子或一只变形金刚或一个杂技演员，那样我会觉得屈辱——

女人的声音很小，说得是那么单纯和无助，好像在乞求什么似的。一个姣好的女人的乞求是柔软的也是不战而胜的。男人想，这个年龄的女人身体已经经不起推敲，把她赤裸裸地放在男人的眼光下把玩，对她们是残酷的。过去挺拔的松懈了，过去湿润的枯燥了，总之身体的各部位统统下移。地球给了女人水、空气和粮食，再给一点引力难道过分吗？过分的是地球对女人比男人更残忍一点。她们想让男人淡化她们的曲线，避免正面对峙，所以她们要隐瞒，隐瞒毕竟不是欺骗。这个年龄的女人最大的优势是经验，她们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只有自己很熟悉的一个取得快乐的途径，如果是第一次的男人，她就要告诉他。在一个男人身上争

取快乐哪怕是榨取快乐都是对这个男人的鼓励和认可，在一个性和吃饭一样容易得到的某一男性阶层里，女人反馈的快乐有时候比自己的快乐还重要。这让男人有成就感，就像他有足够的钱养家糊口那样充满了自信。这就是资深女人的经验，他们知道男人想得到什么。

男人铁想，女人把最私密的话都跟你说，你能对这个女人不好吗。女人暖是一个没啥心计的女人，有心眼的女人不说话，让你猜。最重要的是她很聪明，聪明和有心计是两码事。

男人铁应该尊重女人暖，他甚至对她充满了疼爱。他随手关了灯紧紧地把她挤在怀里说，床上的事听你的。说完觉得有点粗俗，又补充了一句，咱俩的事听你的。

一对中年人是容易亲密起来的，尤其是暖和铁，他们有着很多共同的地方，比如平和，坦诚，雅致，很容易被激发，很懂得欣赏，他们对对方说话是那么亲和，仿佛对他们的孩子，需要他们的欣赏才能长大。按照他们的约定，两周见一次面，当然是指彻头彻尾的那种见面。可他们还是不约而同地来这家廉价的茶馆，女人暖是自由职业，男人铁是一个不得意的小官员，一把手和二把手争权，他只得两边不掺和，闲着，静观其变。所以他们总坐在这家茶馆。女人暖写字，男人吸烟，有时候一句话都不说。有时候男人伸出手来提起女人的电脑就走，女人跟在后面嘴里嗔怪地说着什么。一直到了那个林子里的白房子，关上门两个人还在喘气。之后男人跌在沙发上女人跌在男人的腿上，女人俯下脸来把一头浓发泼在男人的身上。

嘴是人的身体上最尊贵的器官，一对男女可以忘记一次性交，可是忘不了一次热吻。可法律规定侵犯性器官叫强奸罪，侵犯了嘴只是性骚扰，这是法律的误区。女人暖和男人铁是那么钟情于对方的嘴，像撕扯一块牛板筋那样一直纠缠到两根舌头麻木四个腮帮子酸得要掉下来。

最动人的要数女人暖从卫生间里一条鱼一般水淋淋地游出来，鳞光闪闪，被爱着的女人如此灿烂。眼巴巴的男人张开双臂，峥嵘起来的骨骼火星般地噼啪作响。

情人是介于妻子和风尘女子之间的一种角色。女人暖从不呐喊更不尖叫。可是她的身体在特定的空间里无限地泛滥。她一味地柔软，包括血液和气息，她像一只麻花香酥地扭动，来回应男人铁对她的深情。男

人无数次地从柔软的身体里感受到了她的力量，比如海水是柔软的岸是坚硬的，可海水拍碎了岸岸始终没有改变海水。从她无言的身体里渗透出的热爱雨水一般打湿男人铁。男人在心里开始呼唤，夜色慢一点，岁月慢一点——

最先渴望这种情感能永远延续的是男人铁。男人是不妄想的，可男人铁正处于强迫性妄想的阶段。他们在一起是不容易的，时间是珍贵的，他们有了固定的程序，进这所房子，亲吻，进卫生间，出来上床，拉灭所有的灯。他们没有说过违背对方的话，更没有红过脸，他们多情的双手，他们的笑脸，他们身上的二百多块骨头和好几十斤血液是那样的万众一心，一呼百应。就这样，女人暖身上的奶油般的丝质睡袍换成了阳光味道的棉花绒睡衣，他们还在没有止境地一眼望不到边地好着。

女人暖要抱着睡衣进卫生间。每次她都是这样，进了卫生间脱衣服，洗了澡换上睡衣出来。就是说女人暖不让男人铁看到她的裸体。男人铁说，暖，我把卫生间搞的又乱又潮，你把衣服穿进去弄脏了，我给你熄了灯，你把衣服脱在外面，出来换睡衣。我先打个盹儿，昨晚没睡好。说完房子里就一片漆黑。暖从卫生间出来时先拉开门缝看了看，房子里一丝光亮都没有，她摸索着出来，向前走。走了大约五步房子里的灯突然亮了，男人铁扑过来抱她。她尖叫一声蹲下来双臂抱着身体，脑袋伏下来呜呜地哭。男人铁慌了，语无伦次地哄她，暖哭得更凶。她扯过自己的衣服胡乱穿上，就扑到门口，打开了门——

男人铁绝望地嗥叫了一声，把遥控器摔到电视上。

你走吧，你走吧，你不是我的。

他反反复复地说着这句话，头发都竖了起来，像一头困兽。

女人折回来，低着头站在他面前，抽泣着说，我的身体下垂了，我觉得对不起你。

男人铁抱住暖，什么都没有说，心里充满了沧桑。他知道他们在这刻相爱了。

他们躺在床上没有做爱，也没有表达爱。相拥着就睡着了。等女人暖醒来时，看到铁四仰八叉地睡着，嘴角淌着一丝口水，生殖器丑陋地歪在大腿根儿上。可她还是抬起身来，把她的脸伏在他身体上。

眼泪淌了下来。

暖，你哭了？

没有，我想起了我的孩子。

孩子多大了？

还小。

暖真的想起了她的孩子，那永远长不成男人的孩子。

女人暖到外地出了趟差，是为一家高档娱乐场所做大型壁画的，壁画的材料是核桃壳，这个原生态的创意让她赚了一笔钱。她满怀成就感地下了飞机，男人铁就打来了电话，问她先到哪里去，暖说回家。听到电话那头顿了一下，铁又说，你考虑一下。暖说，回家。男人铁挂了电话。

女人暖离开家半个月了，恰好当老师的丈夫带学生出去实习，家里的阿姨说，孩子见不到父母情绪极度抑郁，已经好几天不说话了。暖急匆匆地上楼，想着用此次挣到的这笔钱给自己添几套高档的衣服，再给孩子换个护理员，现在这个阿姨只能照顾孩子的生活，而孩子需要身体的护理和大脑的开发，他需要长大。她进了门甩掉脖子上的丝巾，把她的孩子抱在怀里，久别重逢那样，母子俩嘤嘤地哭。女人暖抱着她的孩子，她上楼时的想法变了，她的衣服不买了，给孩子换一台进口的康体机，它能帮助她的孩子长大。

晚上十点多，电话响了一声，断了。她正给孩子洗澡。过了一会她哄孩子睡觉，电话又响了，是铁的。在这个时间他们从来不通话的，连信息都不发的。她怕吵了孩子，用很小的声音说，有事吗？电话沉默了片刻，她听到了铁的异样的喘气声从喉咙里一截一截地释放出来，他说，这夜真黑啊，人活着真假啊。

女人暖懂得铁的心情，他想她了，他以为她出差半个月回家的第一个晚上夫妻之间要有一点动静的。暖听得出来铁是在一个嘈杂的地方打电话的，他很可能在马路上或在那家茶馆里抽了半包烟扔掉最后一支烟蒂拨通电话的。暖用另一只手捂着电话说，不要难过，我在照顾孩子，孩子的父亲在外地——

暖听到电话里的气息马上变了，他的喜悦溢于言表。铁说，暖，暖，那你累了早点睡吧，明天是你的生日，我们能见面吗？暖脸上的笑意从雪白的牙齿上漾出来，她压着声音拉长腔调说，能，电话欣喜地断了。被爱包围着的女人暖十分不舍地把电话从自己的耳边拿开，她的孩子本

来快要睡着了，她又伸出双手把孩子揽在怀里亲。

安顿好孩子后，疲惫的女人暖靠在床上，他希望此时铁打电话来，让她等待明天到来的这段时间变得快一些。可是电话再没有响起。其实铁在今晚惦记着的是暖身边的男人而不是女人暖。心上的人可以暂时放下来，可心上人身边的人时刻要警惕。

两个人彼此有了思念有了牵挂也就是有了爱，有了爱好啊，可在有了幸福的同时也就有了妒忌。妒忌谁呢，当然是与他们已经发生肌肤之亲或随时都可能与他们发生肌肤之亲的那个人。

这个人在第二天他们相聚的时候就从电话里跳出来，狼藉了他们的心情。

他们找了一家不容易碰到熟人的酒吧，在一个两人间里坐下来，这个小单间地方很小，刚好容纳两个人。男人拉开夹克衫的拉链，拿出一支玫瑰花来，他说生日快乐暖。

所有的女人都是热爱玫瑰花的，男人铁也有好几次送她玫瑰花，有一次是从公文包里拿出来的。可是看到玫瑰花的暖心里忽然觉得有点不满意。她希望看到的是比玫瑰花更好的更新鲜的更有价值的一个礼物。暖接过玫瑰花低着头放在鼻子下闻，正好蓬松的头发遮着她的脸，来掩盖她的失望。女人暖也为自己心情的变化有点吃惊，女人暖是一个心性比较高的人，她的初衷只是想铁的身上得到一些纯粹的情感，没有想在男人身上发一点小财，但是此时，她真的希望铁给她的礼物是一个有价值的东西，哪怕是一套品牌的服装也好。

可是暖的心理变化逃不过铁的眼睛，他把暖捻着玫瑰花的手捂在双手里，他把嘴凑在四只手上说，我不能带着你去商店里买衣服，我知道很多女人喜欢心上的人给她们买衣服。我相信你不是一般的女人，你善解人意不落俗套——

这时暖突然抬起头来看男人铁，在对视的瞬间，两个人眼睛里都掠过了一丝尴尬。暖想起她在一本杂志上看到的故事，两个打工的男女合住在一间房子里，为了省钱也就平淡地好着。男人在女人身上一毛不拔，他像狐狸赞美乌鸦那样每天对女人说，城里的女人最俗了，就惦记着男人的口袋，你就不是那样，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他每天用不同的词汇和口气赞美女人的超凡脱俗，直到说累了，一个晚上他突然人间蒸发。

他回到老家盖了二层楼的房子娶了当地一个姣好的女人，等这个女人知道这件事，新媳妇的肚子都挺了起来。

暖提起嘴角笑起来，笑得那么无端。笑，哪怕是机械的笑，都是化解心灵尴尬的最无奈最崇高的表情。

就在这时，铁的电话响了。看到电话号码铁的屁股抬了一下，他下意识地想躲避，看了一眼暖，还是接了电话。

他们离得很近，电话里的声音清清楚楚。说话的是个女人，高嗓门儿，急性子，她说，早点回来啊，给我带包卫生巾回来，晚了我就等不及了。听见了没有，九点前就回来。男人铁几乎没说一个字，电话就说一不二地断了。

空气一下子静下来，暖听到了铁压回胸腔里的叹气声。要是他们哪一个提起个话题，哪怕说说天气冷热的事儿也行啊，可是男人铁却幽幽地说，能干的女人就是霸道。

暖听到男人铁在夸奖自己的妻子，当着她的面，是说给她听的。

可是男人铁的本意是给自己解围，老婆的声音那么孔武，口气那么霸道，她和暖气质里的雅致比起来是那么样的粗鲁。她怕暖看轻他，一个男人娶了老婆，就比较私有化了，老婆除了作为他性交和传宗接代的工具外，还代表着丈夫的质量。

所以他想向暖传递他妻子的优点，是想说明自己不是非常不堪。

可是暖就此再没有说话，后来她说上一趟洗手间。几分钟后暖来了一个电话，说她的丈夫回来了，她回家了。

男人再给暖打电话，暖不接电话。他就不断地打，他越打越生气，手指开始抽筋。男人铁有个毛病，一生气手指就抽筋。他不相信暖就因为他接了一个电话就会那么生气，从他们刚认识的时候彼此就达成了共识，不介入对方的家庭，他们的角色是游离在家庭之外的快乐的第四者。他们只在意眼下的快乐，把过去和未来当成一只豆角，把两头掐掉。他不相信总是那么柔情蜜意的暖会撇下他回家看她的丈夫。想到暖的丈夫，一个暖身边的男人，可以随时都把暖放在床上的男人，他的心开始抽搐。他第一次真切地意识到这个男人对他的胁迫，他全身的骨头开始疼痛。他离开酒店往他们常去的茶馆走，他相信暖只是使个小性子，想让他找她，之后万分惊喜地抱住她，接下来的事情可想而知是多么的刺激。可